

為社會上作救贖的組織。當癒合的環境出現時，信仰團體能使人感受到他們的生命在互相輔助下成長，這樣，他們便會回應上帝的呼召，成為其他人的豐盛生命的訓練中心，啟發和裝備他們的信眾一起向周圍受傷的人、心碎的人伸出援手。

真正以全人關懷為本的牧養關懷者需要抗拒屈服於個人主義當道下而只顧私人癒合和尋求健康。要糾正這目光短淺的觀念，只要想起耶穌基督怎樣打破傳統去醫治病人和幫助陷入困境的人，祂教導和啟發信眾怎樣於整全中成長，祂的教導和先知行為挑戰了造成人的破碎和受壓迫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公平的宗教、社會和經濟結構。祂勇敢的例子可清楚說明愛、力量和公義是醫治、成長和救贖的必要條件。

當耶穌承繼在祂以前的偉大先知的傳統時，我們看到祂挑戰宗教權威，並用公義和愛為牧養關懷基礎帶出福音。但是，請不要忘記，耶穌的先知使命是要付出代價的。擴大整全癒合的事工，以挑戰和幫助治療不公義帶來的傷害時，會引發許多強烈的反對聲音。動盪的過渡期中，創新的改變會面對很強大和劇烈的反對阻力。以誠實、關懷和愛去對抗不公義是具威脅的，甚至對婚姻也是如此。我們很難令固執的個人、團體和機構，將關懷的愛建基於公義。但是，只有關懷的關係才能挑戰不公平，令關懷者能回應危險但有指望的世界。

牧養關懷技巧如何重要？

讓我與大家分享一次生動而刻骨銘心的經驗，告訴我們牧

養關懷是如何重要。當年我仍是牧會的牧師，我時常要看顧一羣在痛苦中的會友和信眾。一個主日我感到心情沉重，我望向會眾，一位男士在一個星期前把太太送進政府的精神病院，一位年輕太太深受丈夫突然去世的打擊而變得非常憂鬱，一對夫婦最近發現孩子患上白血病。還有，一名酗酒的教友正在沉溺中掙扎，一名高中生剛發現女朋友懷孕，一名妻子因為婚姻的變化而感到非常困擾。我也知道一位男士將要接受手術，他十分擔心自己的情況是否已經惡化，一位年紀較大的男士正面對空虛和愈來愈令他焦慮的退休生活，我也當然肯定其他人身上暗藏不同的重擔，而我不知道這些重擔是甚麼。每當你看着不同羣體時，請記着大部分人心靈沉重，正走在陰暗的幽谷中，他們的外表不會露出內心的痛楚。

這些負重擔的人通常會全心全意地尋求依賴教會領袖的牧養關懷技巧，而教會領袖通常是這些受困擾的人在家庭以外第一個獲准進入其私人境地的人。在極需要和希望受到幫助的驅使下，不管牧者是否值得信賴，他們會向牧者傾訴。已故好友偉尼·屋斯 (Wayne Oates) 開創啟發性的牧養關懷輔導，他富經驗而十分有智慧。他指出牧者不論曾接受哪類訓練，也不由得他們決定是否提供輔導予他人。他們的「選擇不是提供輔導與否，而是提供訓練有素而有技巧的輔導與否」。³無數受傷的人，包括那些甚少上教會的人，向牧者求助，原因是他們認為牧者是受過專業訓練，有能力陪伴他們走過漫長幽谷。倘若牧養關懷者缺乏基本技巧，那些心靈受傷的人收到的是石頭，而不是他們需要充飢的麪包。

那些被社會標籤而受傷害的人常常避免尋找牧者的幫助，因為他們害怕被拒絕。那些尋找牧者的是因為他們十分依賴、感到孤獨，並且被我們的社會疏遠。他們靈性上和精神上沒有家，特別需要社區急切的幫助。有些隱藏傷害的人常被忽略，他們的痛楚不比其他人少，教牧輔導先驅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以「在我們的教會中，他們在自己之內迷失了」來形容他們。所以，無論在何處，只要是有人受傷害，信徒牧養的關懷和輔導也必包括內展和外展的使命，更因為普遍的個人危機和暴力的社會解體，牧養關懷的需求大大增加。社會服務日益嚴重的差距代表宗教機構提供的人道服務，如輔導工作，能成為安全網的一部分，服務無數受困擾的人。從以上可見，在未來幾年，在教會和社區內，會有更多對牧養關懷輔導的需求。

無可否認，牧養關懷輔導員常站在前線，幫助經歷不同危機、迷失，以及面對其他大壓力的情況的人。有一系列的國家研究顯示，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期間，有很高百分比的美國人尋找輔導安排時，他們會選擇牧者。一個較早期的研究指出，約一成美國人曾最少一次或以上與牧者談及他們正面對的個人問題。其後不同的研究顯示 39-57% 的尋求協助人士首先會找牧者。一個蓋洛普 (Gallup) 調查結果顯示，約六成五的受訪者認為牧者比精神科專業人士更可信賴。調查結果亦指出受助者感到教牧關懷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家庭暴力個案除外)。總而言之，美國人尋找牧者輔導比其他輔導專業人士的百分比高很多。⁴ 一個在二零零零年進行的全國調查發現七成五受訪者認為專業輔導員將自己的價值觀和信念融入輔導過程是十分重要的，八成五的人認為他們的屬靈信仰和宗教信念與他們的精神

和感情健康緊密關聯。愈來愈多人認為他們比較喜歡教牧輔導員或一些接受過宗教訓練的人士，多於其他接受專業訓練的輔導員。⁵

我們的社會對醫治和全人成長有龐大而未滿足的需求，面對這些需要，教會、教會領袖和宗教團體很明顯地正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並於將來付出更多。如果教會領袖和宗教團體可以更投入和有效地回應這些未滿足的關懷需求，我們可以看見更多的醫治和全人成長。⁶ 為此，我們可以訓練一班平信徒成為牧養關懷輔導員，使他們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與牧者並肩，一起幫助有迫切需要的人士。

從牧養關懷中復興

全人關懷進路可以成為醫治個人和教會的催化劑，如向個人、家庭、小組及其成員，以及他們的社區提供不同層次的靈性治療，不單使教友在靈性上重生，而且令教會不斷復興。當我們加強社區內各人對接收和付出關愛的能力時，牧養關懷者可以幫助教友**成為教會**，成為上帝的愛和公義的社區，帶來真正的醫治、重生和成長。

當無數的隔閡鴻溝被連接起來時，醫治和復興便會出現。這些隔閡通常來自教友自己、朋友、家庭，又或是一些與「我們不同」的「外人」，亦有來自上帝的自然世界的活力、所有其他異類、從與上帝建立中的關係。當人學懂怎樣無條件地去愛，懂得怎麼去愛自己——包括身、心、靈和與自己有關的人與事，

復興便會自然出現。

在這個非人性化的年代，牧養關懷能有助醫治和成長，它能驅使人建立互愛和完整的深厚關係。許多人，包括教會領袖，能夠認同牧者的孤獨，牧者對他們的心理治療師說：「我的生命充滿過多的聯繫，但缺乏了深厚的關係！」這些廣泛的毀壞存在於高科技和用完即棄的社會中，減低我們以靈性為中心的生活，但孕育出膚淺的人際關係、操縱與可怕的孤獨感。

以下是一個毀壞性的例子：當有人受到源自社會系統性毀壞的影響而令他們處於極度煩惱之際，我們因為只顧着自己以及自戀的性格，使我們成為旁觀者。我們的文化加深我們只顧自己的陋習，令我們不能意識到我們與其他人的關係是深深的互相緊靠在一起。這個在關係上的盲點令我們逃避面對真相——暴力、邊緣化和忽略的行為，令邪惡臨到我們所有人身上。這種種原因阻礙了善意的人在生活上成為上帝公義及醫治的愛的聖潔管道。再者，教會亦因此不能成為拯救破碎社會上掙扎中的人士的拯救站；也不能成為靈性充滿的花園，在互相關懷和一同成長的社區中培育各人的恩賜。

認識基本用詞

全人牧養關懷涉及運用一些宗教資源，好使個人、家庭和會眾治癒他們的傷痛，生命轉向豐盛完全。癒合 (healing) 是一趟旅程，超越治療 (curing) 的概念，它喚起人在危機中的靈性向度而改變處境。以靈性為中心的整全是持續旅程，包括培養平

衡和增強生命各方面健康的能力，好讓他們能把這過程融入他們的靈性健康和道德生活。真正的全人牧養關懷和輔導，也應用關懷工具裝備人所需的知識和技巧，以幫助其他背負重擔的人得着癒合和整全，在他們的社區、社會和自然環境內伸展關懷，成為積極改革和整全的器皿。

本書中牧養關懷輔導 (pastoral caregiving) 一詞是總稱，教會可以用三種方法幫助身體、精神、靈性、關係陷入危機、迷失、處於進退兩難之際或壓力中的人。這三種不同方法是同等重要的，分別是牧養關懷 (pastoral care)、牧養輔導 (pastoral counseling) 和牧養心理治療 (pastoral psychotherapy)。三項的服務提供者所接受的訓練會有相同之處，但能力要求有所不同。我們會考慮每個個案本身獨特的需要、資源，以及受助者及其家人的意願而提供適合的關懷輔導方式。牧養 (pastoral) 是指將關懷輔導視作職事的牧者和平信徒，就關懷輔導的培育達至整全 (nurturing-for-wholeness) 的功能而言。值得注意這個字是起源自拉丁文的 *pascere*，簡單是指「飼養」(to feed)。

牧養關懷是廣泛的牧職，包括用不同方法振興信仰羣體的人的靈命，使他們不論在憂暗幽谷、陽光普照或日常穩定的日子中過着整全的生活，即是說他們可以積極地活出自己生命的意義，及對有需要的人士伸出援手。全人牧養關懷輔導由關心個人、他們的家庭和其他與他們有親密關係的人開始。這也幫助信徒在教會內能創造充滿愛心的羣體。全面的全人牧養關懷需要實踐，並提倡和平與公義，因為這才是建立健康關係和社區的穩固基礎。我們需要將關心伸延至上帝所創造但被破壞的

大自然世界，這才是全人的牧養關懷輔導。社會和大自然對我們每個人的疾病和健康一直有重要的影響，就是說，關心這些即關心我們和他人的福祉。支持美好的東西、嫌棄邪惡、跟隨個人獨特的呼召、不論在生活高低起伏時仍尋找上帝的臨格並祂超然的愛與公義，才是過着關懷靈性的生活方法。牧養關懷回應我們內在對愛與支持、培育成長的深入和持久的需要，這需要更因社會動盪和天然災害而使人身處危機和迷失的情況時大大增加。牧養關懷幫助人持續學習自理的能力，好使他們有健康的身、心、靈，並能以癒合的方式向他人伸出援手。當互愛關懷在信仰羣體內出現，他們會擴展關愛到更大的社區，甚至到社會內。與牧養輔導不同，牧養關懷通常是在這全人異象的引導下，非正式和自然地在教會內出現。

牧養關懷是牧者與平信徒共同分擔的使命：包括接受牧養關懷訓練的人，及無數自發地參與關懷他人和羣體的人。這使命能夠和應該在任何地方出現，例如在教堂的梯級、教育場景、講壇、牧者的辦公室、醫院的病房、家訪時，甚至在街上或飛機上的偶遇。

教區牧者、院牧和曾受訓練的平信徒應該理解牧養關懷是他們的職責。牧養關懷最基本的要求是簡單的自我認識、自理、基本神學認識和人類（社會心理）科學的訓練，並有廣泛的輔導技巧，如有效、以成長為基礎的聆聽技巧，以及關懷受傷害的人的心。學術性的課程和深入的閱讀雖然是重要，除非有實習和督導的機會，否則不足以應付牧養關懷的工作，而督導的形式可以是在堂上、小組，或臨牀牧養教育（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CPE)) 小組的形式。

牧養輔導是較深入的牧養關懷，協助個人、夫婦、家庭積極面對危機、失喪、身處困境和其他焦慮的情況，在教會和禮拜堂內所提供的都是較短暫——大約一至二節，但通常不多於六節的輔導。與牧養關懷不同的，是牧養輔導的受助者明確地希望接受輔導員的幫助，輔導員和受助者會一起訂立目標、輔導時間的長短和雙方的責任，讓受助者能學會怎樣與因危機而產生的心理、生理、靈性及 / 或關係問題搏鬥，使煩惱的人能作出合宜、有建設性的選擇和改變，以及學習新技巧，改善他們生活的質素、鞏固他們與其他人的關係，使他們能有效地面對壓力。輔導員和受助者協議的輔導通常是有時間限制和短期的，他們在預定時間內一起處理特定的生活問題，而協議可以重新協商和延長或縮短。

教牧、院牧和資深的平信徒如果曾接受牧養輔導理論和運用方法的訓練皆可進行牧養輔導，這裏所提及的訓練不單只是神學院學術上的輔導課程，更需要在提供個人、夫婦和小組輔導後接受資深輔導員對個案手法運用的督導。這種學習過程能幫助輔導員明白自己的個性怎樣影響輔導關係，了解情感轉移 (transference) 和情感反轉移 (countertransference) 的張力，當中他們更學會怎樣將有用的神學資源和價值融入輔導過程當中。

資深的輔導員會用不同和短暫的輔導方法，使受助者能學會有建設性地處理自己的問題，令他們懂得運用自己的長處作出一些改變，從而改變生活質素及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與牧養關懷不同的，是牧養輔導是有時間限制和較短暫的，過程着

重解決特定問題。約翰·包頓 (John Patton) 指出，牧養關懷是「在關係中關懷全人，而不是治療具體的功能障礙」。⁷

當輔導員和受助者同意一起訂立輔導目標，如怎樣有效地面對生活中的抉擇、困境和問題，牧養輔導便可以進行。牧養關懷對正面對危機和承受沉重壓力的人有幫助，而當他們以既有的解決問題方法不足以應付面前的難關或自我挫敗的行為出現時，牧養輔導便較切合他們的需要。牧養輔導的開始通常是補救或是諮詢，但許多時候很不幸地會因為危機看似已解決而過早終止。理想的是輔導應該繼續一段時間，好讓受助者能夠利用他們曾面對的問題和危機轉化為心理、靈性和應對上的成長機會。

牧養心理治療 (又稱牧養治療 (pastoral therapy)) 通常會探討較複雜的情感和關係上的問題，可以說是牧養輔導的延伸，那些心靈破碎和成長出現嚴重問題的人會因接受牧養心理治療的重建治療模式 (reconstructive therapeutic method) 而得益。心靈破碎的人通常是在早年嚴重缺乏所需要的關係，以及在成年時遇到悲慘和多次危機，治療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們有重建式的癒合和成長，好讓他們的生活根基更強壯、更滿意和更豐盛。治療的過程比牧養輔導更長，因為受助者需要應付更深層次的衝突和問題，包括那些他們意識不到的問題。

因為個案的複雜性和需要較長時間的關係，牧養心理治療專家必須在神學院修畢牧養心理學和輔導後，接受更嚴格的學術和臨牀督導訓練。人的個性和關係錯綜複雜，這些深入的訓練是必要的。就算教牧和院牧曾接受有關必須的訓練，他們大

多數都會因繁忙的工作而不能提供長時間的心理治療。再者，心理治療常喚起受助者埋藏已久而強烈的感受，並轉移到輔導員身上，輔導過程須要特別的技巧，才可以有建設性地解決這些問題，而牧師多重的身分使他們在提供牧養心理治療帶來不少的問題。有關牧養心理治療的資格和基本理論將會在第十六章內列出，並會討論牧者在何時作出合適的個案轉介。⁸

介紹過本書內使用的工作定義後，我們會轉談這些定義在文化上的變化。這些定義，以及理解甚麼構成整全或幸福，是受到人的態度、常規，以及由文化衍生出來被普遍接受的「真理」深深的影響。這些強大的動力使社會上有特權的人更加有權力，並削弱那些貧窮、教育程度低和缺乏文化的人。當我們的社會文化變得多元，我們要把基本的定義更改，使我們能從更闊的文化視野中有新的理解。幸好社會上的動力開始包含從其他文化中對女性（以及 / 或那些沒有特權的人）的關顧。洞悉和理解他人的文化，使我們了解關懷的本質和過程，以便更多元化和有效。

牧養關懷的持續復興

超過二十個世紀，在每一個新的歷史時刻，教會不斷提出新的方法去幫助有困難的人。現今社會變化急速，教會作為關懷者必須繼續一貫傳統，建立新的渠道，以進行關懷、癒合和培育成長的教會整全事工。只有這樣，教會才可以應付社會上大眾不斷變化的需要。

回應這些挑戰，相對於悠長的牧養關懷輔導的歷史，現在的牧養關懷輔導者有更多有效的資源，可從四個不同模式中找出重要的理解——牧養神學 (pastoral theology) 和牧養心理學 (pastoral psychology) 這兩套廣闊而創新的發展，以及同樣是兩套廣闊的社會心理科學 (psychosocial sciences) 和心理治療 (psychotherapeutic) 的學科。當集合這四套模式在一起時，牧養關懷輔導就有如亞馬遜河流一般，教會將癒合和整全帶到社區，以至全世界每個地方。能夠成為上帝改變生命精神的一小分支，都是教牧事工最令人滿足的標記。寫這書的希望和期望是提供四套模式的概念細節和實際方法，作為參與復興的寶貴資源。

本書將會在接下來的篇章，探討今天牧養關懷和輔導不斷興旺的眾多現象，包括：

- 在這領域強調理論的文獻急劇增長 (可參考本書內大部分篇章所提供的「推薦閱讀」)；
- 對恢復這牧養藝術的神學和倫理核心的承擔不斷增加；
- 投身牧養關懷輔導的人數增長，包括在各大洲、女性和男性以及少數民族，將牧養關懷輔導重塑成不同的方式；
- 跨文化和全球的交流興旺，我們可以在過去三十多年，每四年一次舉辦的牧養關懷和輔導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n Pastoral Care and Counseling) 中看到；
- 我們可以在一些文獻中，如國際會議、國際牧養關懷社會責

任網絡 (International Pastoral Care Network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看到對公義、締造和平及治癒受傷的上帝創造的處境問題有更多承擔；

- 臨牀牧養教育的創新進路；神學院加強在牧養神學和牧養關懷輔導的課程；
- 日漸成熟的牧養輔導成為在牧職中要接受嚴格訓練的專科：與教會有關的輔導課程獲認可的數目激增、牧養神學學會 (Society for Pastoral Theology [SPT]) 設立以發展理論為主的課程，和制定標準的公會壯大，如臨牀牧養教育協會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ACPE]) 和美國牧養輔導員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astoral Counselors [AAPC])；
- 各宗派內為許多負重擔的牧者及其家人提供輔導服務；
- 為平信徒提供了廣泛的訓練，以推行重要的關懷事工。

這些發展喚醒了希望，顯示出古代教會以靈性為本的癒合和成長的牧職正在急速復興中，積極的發展增強了癒合的手和心去幫助非常有需要的人士——許多人躺在現代耶利哥的路上，被搶奪了自尊，被生活的危機和不幸事件打擊。總而言之，教會的關懷輔導事工開展了非常獨特的一章，在以信仰為根基的關懷輔導的悠久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

身為牧養關懷輔導者，在你面前有甚麼挑戰呢？就是成為有技巧的參與和合作者，使牧養關懷輔導能夠發揮，並在教會內外不斷壯大。要達到此目的，我們須要加強自我身分的認同，

透過深化我們的神學根基，好使我們好好運用倫理和靈性上的傳統豐富資源，並微調我們的助人方法，使其更短期和目標為本，更全人關顧，我們遂可以發展個人獨特的貢獻去幫助受困擾的人，使他們能夠完全釋放。

許多傳統的關懷輔導進路大多是由舊方式塑造而成，在我們日益多元化和衝突增加的社會裏，這些已不足夠了。為使能夠變得更全面和有效，在意識、理論和方法三方面，關懷輔導者都需增加對不同文化的認知。他們必須注意個人、文化和階級的不同權力差異，對癒合和整全的影響。再者，暴力和不公義不斷惡化，關懷輔導者需要更了解背後複雜的原因及相關技巧，以幫助癒合多方面的暴力和壓迫。⁹

在這段多重過渡時期，繼續運用新穎的治療和神學見解，以充實關懷輔導的工作是十分重要。教會歷史學家威廉·其伯(William A. Clebsch)和牧養關懷工作學者查理士·積高(Charles R. Jaekle)的經典著作《從歷史觀點看牧養關懷》(*Pastoral Ca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中，針對教會是否應該引用現時的心理治療方法作牧養關懷的工具的批評，有以下見解：

在牧養關懷工作的歷史上，我們學習的功課就是對創新的心理學理論存開放的態度，因新的心理學理論和見解事實上代表和延續了每一個牧養學新紀元的重要趨勢。牧養關懷工作最偉大的傳統，就是時刻準備接受新的心理學理論和當代關於靈性的流行語言中的意念和辭彙。從牧養關懷工作歷史角度來說，它的規範

功能並非基督教所獨有的心理學，也不是一套特別用來描述人類煩惱的術語。¹⁰

基於牧養關懷的傳統，以上兩位作者建議我們對不同甚至互有衝突的心理學理論見解保持開放的態度。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類對遭受過的痛苦和破壞了的整全有理解和善於創造的能力。這些以傳統為依據的指引是堅固的，對於新的神學和心理學上對破碎、癒合和整全的理解，我們必須保持警覺，對不同心理和輔導理論蘊含的神學假設也要有批判性。時間往往可以證明，有些新的見解和方法對牧者的幫助有限，甚至沒有任何幫助。改善輔導技巧的路往往碰上死胡同和繞遠路，但是唯一的選擇是不會嘗試所有新方向。嘗試新輔導和牧養神學的進路，能讓教牧輔導員產生所需要的改變以保持相關性。

神學資源和靈性資源在關懷輔導上的價值

當牧者珍視和學習怎樣全面地運用他們關懷輔導者獨特的資源時，他們對幫助受困擾的人的能力便會提升，這理解亦會增加他們與其他治療專業人士協作的有效性。牧者的獨特性和特別的專業是作為關懷輔導者的關鍵——他們的神學傳統和訓練、他們的牧養身分和與上帝的關係，及他們事奉的宗教環境。因為教會委任他們工作，在任何環境下關懷輔導會是他們事工的表徵。他們對無所不在的聖靈、所有癒合和整全性的泉源的意識，無論在哪裏發生都會深深影響他們關懷輔導的工作，這靈性的準則為他們的特別專業充權。

不同種族和民族背景的人。

我們這些在有更大權力位置的文化中做輔導的，例如白人男性，在這點上有特別的問題。那些在下層的人要完全信任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或經歷完全解放及充權的輔導關係，也許是不可能的。我們需要更多人推動女性和少數族裔成長，因此要從這些羣體中培訓更多人成為牧養輔導員。

就性別與性傾向的牧養輔導

我們生活在以性別為組織類別中心的世界中，帶有一套規則，透過架構執行這些規則，並從而有人遵從及 / 或打破這些規則。在我們的文化中，強大的敘事表明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價值。性別就是當中形成這敘事的一個情節。

在牧養關懷和輔導中，每次牧養的相遇都必要面對性別的意識和分析。牧養關懷輔導者要認識到女孩和男孩、女人和男人如何被社會塑造，以及在我們的文化中權力關係如何維持，以致對女性和男性的生活並對受助者在牧養關懷和輔導中提出的問題的重大影響。例如，每位牧養關懷輔導者都要知道：

- 大約二分之一的女性在親密關係中被毆打；
- 在所有女性被殺案中，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是被丈夫殺害的；
- 大約 49% 女孩在十八歲之前在她們的家庭內或外受到性騷擾 / 虐待；²⁶

- 抑鬱症的風險最高的女性，是那些已婚但不外出工作的女性；²⁷
- 男性患肺癌的死亡率大概是婦女的六倍，而肝硬化則高於兩倍——兩者可能與男性有限的應對方式有關；²⁸
- 男性的孤獨感、執着於名聲和成功，及他們的靈性空虛感，已清楚地顯明並與性別訓練有關；
- 男性一般都被攔阻接觸自己的情緒，甚至到一個情況，除了憤怒和性慾外，不能分辨其他情緒。

這些文化的現實是男性和女性生命故事的一部分，我們要把這些文化現實帶進輔導室。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現實塑造每個受助者特別的故事，也必須意識到我們的性別訓練，以及我們的權力和無權力、權利和被傷害的經驗的影響力，好使我們能分辨帶進關懷和輔導工作中的假設和偏見。

由於他們的性別訓練（雖然這些性別訓練方面特別是在我們社會地位的其他元素，如種族、性取向和階級上出現），男女牧養輔導員會傾向對受助者作出自己性別模式的行為。例如，女性可能傾向因男性的憤怒被嚇倒，或非常注重和諧及調整，因而在她們的輔導工作上放棄自己的權威和聲音。當女性與女性工作時，她們可能對她們有更高的期望，投射她們的自我批判傾向和低自尊感到其他女性上。當女性與男性工作時，她們假設自己是有責任清楚表達情緒的動力，因而傾向非常努力去了解他們，甚至較男受助者更努力。當男性關懷輔導者與男性工作時，為求在傳統男性價值體系內具有公信力，而可能傾向

(例如) 避免運用溫柔的情緒。當男性向女性提供牧養輔導時，會感到有責任解決女性的問題或承擔她們的擔憂，或者他們可能使用女性受助者的情緒生活來接觸自己的情緒。

不管怎樣，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文化中性別的動力，包括權力安排、價值分配和社會角色，會跟隨牧養關懷輔導者進入關懷及輔導事工中。如果沒有小心留意生活中這些動力，及沒有特別挑戰這性別主義世界中有關文化對性別的假設，我們很可能會傷害在我們的關懷和輔導工作中的男性和女性。

每個牧養關懷輔導者有責任在治療和學術上教育自己有關性別的議題，及其對前來接受牧者關懷的人生活上真正的影響。

向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的輔導

與性別有關的一個強大的文化動力是性傾向、身分和行為。這文化動力對每個人，包括輔導員和受助者都有影響。在我們文化中圍繞性傾向的情緒包袱，尤其是在宗教教派之間，是激烈和分裂的。這使向女同性戀者 (lesbian)、男同性戀者 (gay)、雙性戀者 (bisexual) 和跨性別者 (transgendered) (以下用 LGBT 為簡稱) 及其家庭進行關懷輔導是複雜的。向對於非異性戀取向和行為有強烈正面或負面情緒的有信仰人士進行關懷輔導也會變得複雜。為 LGBT 人士進行輔導的挑戰集中在以下幾個議題，包括決定是否要「出櫃」(表明自己的性傾向)，如果選擇「出櫃」，怎樣及與誰進行；處理家人、異性戀的朋友和雇主的拒絕；經歷抑鬱症和自殺衝動 (尤其是青少年的 LGB)；以及

家庭暴力，並與同性或異性夥伴（在雙性戀或已婚同性戀的情況下）的關係問題。

我們的文化把性別分為兩整半，每一半（男性和女性）被定義為與對方相反的。男性和女性被分配特徵、行為、角色和目標，每個都必不可少，差不多沒有空間可以讓這些分配偏離。因此，正常和健康的定義是在處境下定義的。當我們談論與LGBT工作的文化處境時，我們是談及恐同與男女死板兩性分野緊密連繫的文化。

許多研究男性的文獻，試圖談論男性觀念的許多問題，但最終談及已被程式化的男性恐懼同性戀的基本性質。男性被社會塑造要拒絕任何不符合男性的規範，尤其是任何適切與男性相反的情況——換句話說，任何的女性化。一些研究量度男性因感到自己未能達致男性的成功標準而產生緊張或衝突的指數顯示，有最高的性別角色衝突分數的男性，對女性憤怒和不信任達最高程度，及對男同性戀者有強烈的負面態度。大部分女性主義的文獻提出，恐同及性別主義或父權制之間的聯繫。女同性戀者被視為女性本質的例外，她們為證明父權制是謬論，就在生活上展示在沒有與男性的親密關係之下可以完全活得自在、滿意和有愜意的性生活，使這個決心要根據性別的角色及存在的固有界限而運作的社會產生巨大的焦慮。主流文化中對男性和女性嚴格的性別分野——男子氣概及女性氣質——對於男性和女性的定義帶有嚴格和互補的規則，並不允許挑戰任何這些規則的性傾向。

因此，我們有兩個主要的議題。男性和女性，不論他們的性傾向如何，都深深被這個社會塑造成嚴格的性別角色，而且我們的文化對那些性傾向在於否定嚴格的二元互補性別分野的人，存在極大的恐同焦慮。²⁹ 所以，當我們想到對那些 LGBT 進行牧養關懷時，我們是於他們生活在充滿焦慮的文化處境中進行，這處境就接受非異性戀傾向對文化的最深層秩序可能產生的後果——性別的互補性及它的影響——產生焦慮。

嘗試探討同性戀的根源可能是漫無目的。有關病因的辯論已覆蓋所有可能性。有遺傳的爭論；有其他生物學的爭論（胚胎、發展性等）；有社會生物的爭論；有行為學的爭論，家庭系統動力的爭論，決策取向的爭論，有彈性 / 不穩定的性身分爭論。有些病因論據當然比其他的更可信，但是牧養關懷討論的重點可能並不需要在原因上，它更加需要在如何向那些確定為 LGBT 的，提供最好的健康及充權的牧養關懷與輔導。

儘管我們為本討論的緣故而假設同性戀是人類性身分的正常變異，主流的文化論述卻往往認定同性戀為疾病、罪惡或不正常行為。正因為如此，當男人和女人發現自己的非異性戀傾向時，他們還發現和內在化一些自己至少在不知不覺中知道的東西——非異性戀者（和性別表現不一致者〔nongender-conforming〕）在文化的許多方面都被鄙視和懲罰。

因為往往在青少年時期，性身分變得更加明顯和具推動力，這時期是生命中許多方面都似乎不確定和不明確的，是同性戀男孩和女孩感到非常艱難的時刻。其實，視教會為真正的家的女孩和男孩會發現他們只得離開教會（以及朋友圈子和家庭），因為他們發現教會和其他重要的羣體是不接納這身分的。難怪絕望是常見的反應。另一個同性戀青年的青少年期動力是性別的訓練在此期間不斷升溫，對男女孩構成很大的壓力，要求他們狹隘地順應某些「認同」的男性和女性特質。文化對此過程提供很大的容許和指導，鼓勵青年與他們「異」性適當地嘗試性的關係。然而，對於同性戀者，性發育和實踐往往不能發生，直到能夠確定自己是同性戀，並能找到支持和吸引的羣體。這是一個人在發展上的不同步，尤其是不同的人「出櫃」的時間會不同。

通常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在「出櫃」的過程中尋求輔導，特別是因為影響到他們重要的關係。另一個同性戀者尋求輔導的時間是當家庭發生衝突。向家人「出櫃」或讓家人知道自己重要的性關係，可能會激起不可預期的和 / 或無法忍受的衝突或虐待。另外一個牧養關懷輔導者與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工作的時間，是他們在親密關係中面臨挑戰。只有少數關於如何發展親密關係的模式，是根據沒有清晰及互補的性別角色而設。因此，雖然這容許創造性和公義，但也可能導致混亂，因為模式已被試驗及摒棄，並且未知的假設浮現。

雙性戀的男性和女性的情況當然也在上述評論中反映出來，尤其是當他們在同性關係中。不過，也有其他文化問題。

在異性戀和同性戀羣體中，許多人懷疑雙性戀是否真的存在。同性戀羣體中許多人提出，由於同性戀者還沒有認同自己的性傾向才會出現雙性戀的情況。異性戀羣體中，許多人則認為雙性戀證明同性戀傾向是一種選擇和扭曲。同性戀者害怕這否定同性戀的論調。因此雙性戀者可能更難找到支持的羣體。其他心理學家則認為，所有人都是雙性戀，而多種因素，包括處境，決定性傾向。

大量證據指出，在我們的社會中雙性戀者的數目比表面看來更多。相當多女性主義的文獻指出，女性的性傾向可能會比男性的性傾向更加不固定，而雙性戀的女性在生命週期中可能從一個主導傾向移動到另一個傾向，當中這兩個傾向在她們的處境中是完全合理的，並不是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其他人以傳統及處境的方式談論女性雙性戀。有一點要注意的是，雙性戀在文化中可能會比同性戀產生更多焦慮，因為這表明性別並不是決定因素，去決定與誰有親密的關係。同性戀關係可被視為是某種「逆轉」的過程，但雙性戀否定性別是決定人類關係的唯一因素。

跨性別者的身分似乎比雙性戀產生更多文化焦慮。跨性別的身分表明這人內在的自我感覺、慾望和身分，與他們身體的生理現實或他們身體的文化規範不符。一些作者把跨性別身分與易裝癖者身分 (transvestite identity) 區分，易裝癖者穿着不屬自己生理性別的衣服，會感到較舒適。一些人認為，跨性別身分涉及一連串的經驗或渴望，包括易裝和變性手術，因為他們感到被困在錯誤的性別身體中。大多數人建議，那些正要就其跨

性別動力作決定的人，應尋求專長這方面的輔導員傾談，以幫助他們試驗各種類型的性別改變，並作出適當的決定。

勞域·格雷厄姆 (Larry Graham) 研究對 LGBT 求助者基本的牧養要求上，給我們很好的幫助。他建議關懷輔導者必須在心理、神學和道德方面面對自己對性傾向的態度。他說：「如果沒有深層的自我意識，可能會傷害求助者……關懷輔導者視同性戀是罪和破碎，或是上帝之下人類最高的能力，取決於其宗派的訓練。」³⁰

關懷輔導者必須具備鞏固的工作知識，以應付這多樣性及高度複雜的次文化。關懷輔導者要做好準備。如果關懷輔導者是同性戀者，就不應假設個人的經驗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輔導員必須相信，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是人類性方面的健康變體 (healthy variant)，並且與基督教價值和倫理完全相容 (fully compatible)。(美國精神病學協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和美國心理學協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已經將同性戀從病理中移除。)

輔導員必須能夠進入同性戀者的信念系統，並按此進行輔導，以及與他們討論具體和明確的性行為和態度。

許多人認為，就輔導 LGBT 提供專業訓練是必須的。

格雷厄姆還表示，關懷輔導者必須幫助受助者處理他們自己內在對同性戀的恐懼，這經常是在他們「出櫃」時最脆弱的。為了做到這一點，他說，關懷輔導者必須了解自己內在對同性

戀的恐懼，成為好的聆聽者，肯定同性戀的傾向，能夠理解教會和文化的憤怒，並能夠給予受助者空間去處理他們的矛盾，同時在面對難題的深層意義上要給予足夠的支持。關懷輔導者也須要能夠忍耐輔導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 / 愛滋病病毒患者可能死亡的痛苦。提供許多這種輔導的人會出現累積哀傷的情況。

此外，格雷厄姆說，關懷輔導者要能夠深入連繫靈性和性之間的關係。他認為靈性是整合整全性的。我們的性是體現的存有 (embodied beings)，是我們靈性的關鍵部分。³¹

最後，關懷輔導者要知道不同宗派對同性戀的立場和政策，當 LGBT 尋找靈性關懷時，能為他們作適當的轉介。

關懷在非傳統及另類生活方式的人

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都試驗在終身承諾的性專一的傳統婚姻制度以外的另類方式，這些另類生活方式包括同居、試婚、羣居、同性婚姻、開放式婚姻和換偶。另類生活方式能吸引人是有多種原因的。雖然大多數人在一定程度上有承諾及延續他們關係的合同，但是通常不是持久至死亡才會分開的。許多同居男女其實是相當於試婚，這比婚姻遇上更多困難，因為缺乏法律保障或社會不承認。他們尋求新方式來滿足普世人類需要的親密、互相關心和性，相對在許多婚姻關係中，他們這些關係能夠更充分讓愛和自由共存。許多年輕人觀察到父母一代的傳統婚姻，是虛偽、枯燥乏味或情感不誠實的，因而抗衡傳統婚姻。

進深輔導叢書1

牧養與輔導

牧養治療和助人成長之門（增修版）

作者 祈連堡
增修者 布麗姬特·麥基華
譯者 朱淑嫻
編輯 蘇淑芳
設計 許佩茵
發行人 翁傳鏗
出版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柯士甸道140-142號14樓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電郵：info@cclc.org.hk 網址：www.cclc.org.hk
發行：新界沙田火炭黃竹洋街9-13號仁興中心702室
電話：2697 0286 傳真：2694 7760
電郵：warehouse@cclc.org.hk
承印 陽光（彩美）印刷有限公司
一九八八年六月初版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增修版初版
經文引自《新標點和合本》，版權屬香港聖經公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版權所有

In-depth Counseling Series 1

Basic Types of Pastoral Care & Counseling

Resources for the Ministry of Healing and Growth

Third Edition, updated and revised by Bridget Clare McKeever

Author Howard Clinebell
Updated & Revised Bridget Clare McKeever
Translator Isabel Chu
Editor So Shuk Fong
Design Joys Hui
Publisher Yung Chuen Hung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Edition June 1988
Updated & Revised Edition First Edition December 2018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14/F, 140-142 Austi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2367 8031 Fax: 2739 6030
E-mail: info@cclc.org.hk Website: www.cclc.org.hk

Cat. No. 3025R 1m368 ISBN 978-962-294-300-1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Basic Types of Pastoral Care & Counseling: Resources for the Ministry of Healing and Growth* by Howard Clinebell, Third Edition. Updated and revised by Bridget Clare McKeev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bingdon Press. Copyright © 1966, 1984, 2011 by Abingdon Press.